

女儿去世18年了 她房间里所有的陈设仍和生前一模一样

儿子走了22年了 家里看不到一点 孩子曾来过的痕迹

鄞州区一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小区里,今年57岁的老王(化名)自儿子走后在此独居了22年。走进他的家,时光仿佛停止了一样,20多年前新婚时购置的木质贴花家具已经发黄、老旧得看不清颜色。梳妆台上,一个积满厚厚灰尘的台钟还在顽强地走着,它仿佛和这个家庭的命运一般:日子就算再难,还是要过的,时间长了,痛苦会渐渐麻木。

“儿子走的时候4岁不到,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坐在一张破旧的老藤椅上,老王向记者回忆起那个早夭的孩子。一人独居太久,老王话语很少,记者从他的只言片语里,感受到他曾经幸福的过往。

1996年,老王和妻子迎来了他们的孩子,那是个白胖胖的小子。孩子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无尽的欢乐。那个年代,新婚的小两口有一居室的商品房,算是条件很好的了。家里的全套家具就是那个时候买的,老王记得,月工资只有一两百元的时候,那套家具花了2000多元。

孩子长到半岁的时候,老王和妻子感觉不对劲:儿子和普通孩子相比,显得有些呆滞,动得很少。夫妻俩把孩子抱到医院,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心碎的结果:脑瘫。医生判断老王的孩子病情很严重,很可能无法长到成年。

这以后,夫妻俩带着孩子四处求医,一次次抱着孩子满怀期望地出门,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孩子的病把这个家的欢乐带走了,四处求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看着日渐困窘的家和一点起色都没有的儿子,夫妻俩的怨怼也多了起来。他们常常争吵,但即使两个人吵翻了天,儿子也不会有一点反应,不会说话,不能自己坐起来。

儿子在还不满四周岁的时候,走了。过了不久,妻子也和老王离婚,离开了这个家。留给老王的,除了一屋子的回忆和寂寞,还有一大堆的债务。这以后,老王埋头打工还债,但不幸的是,他又下岗了。20多年来,老王一个人在这个曾经温暖的家里艰难的活着,他最怕提起过去,很怕人家问起自己的孩子。如今家里没有留下儿子的任何东西,连一张照片也没有,好像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一个人独居久了,老王也变得越来越沉默。最近他的脚做了手术,一直病休在家。今年的年夜饭,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也没有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一个人的年夜饭并没有准备太多,小棉袄社区服务社送来的3只鸡,放在冰箱里也还没动过。说起未来,老王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身体:“不要生病就好了。”在失独家庭中,很多人都有老王一样的想法,怕老、怕病、但不怕死。



关注失独家庭系列报道①

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宁波,有不少家庭面临着同样的不幸: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自己却早早过了生育年龄。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孩子离开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要面临心灵的创伤,还有逐渐老去后疾病的压力。近日,记者走进几个失独家庭,了解他们的故事。



老王家里的老家具。记者 孙美星 摄

女儿的房间18年来一点没变 家里有女儿爱吃的东西,他也会放一份在照片前

距离老王家几百米远,是宁波市小棉袄社区服务社,这是一个服务关爱失独家庭的公益组织。负责人陈红英在社区工作多年,熟悉周边每一个失独家庭的情况。“像老王这样的失独老人虽然家庭困难,但总算是走出来了,还有的失独家庭一直走不出失去孩子的痛苦阴影中。”

陈红英去过一对失独夫妻的家。18年前,他们还在读高中的独生女儿因病突然去世,这以后,父母的天塌了,特别是深爱女儿的父亲一直沉浸在悲痛里。18年来,这位父亲悉心保留女儿房间里的点点滴滴,所有的物件和摆放的位置就像女儿生前一样。冬天,他会给女儿的床换上厚厚的棉被,太阳出来了,自己的被子晒一晒,女儿的被子也要晒得香喷喷的。夏天

热了,自己睡凉席了,女儿床上也换上干净的凉席。女儿的床头,她生前最爱的毛绒玩具18年来摆放的位置没有变过。遇上家里有女儿生前爱吃的西瓜、爱吃的菜,这位爸爸第一个想到在女儿的照片前放上一盘。

失去心爱的女儿,妻子同样伤心。女儿刚走的时候,她曾无数此地想和女儿一起去了。但既然活了下来,她就不想时时刻刻活在过去,她也曾劝过丈夫:女儿已经不在,爱吃的东西是不是在她的忌日摆一摆就可以了。但这位父亲却固执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一切:“我女儿爱吃的东西,怎么能不放呢!”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他觉得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这也许是他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勇气。

●延伸阅读

目前我市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有3000多户

在一次座谈会上,多位失独家庭齐聚,有位老人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老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自己去世后儿子的墓地会不会无人打理。这位老人给儿子的墓地管理费交了20年,他放心不下的是,20年到期后儿子的墓地会不会被废弃。

陈红英说,更多的失独老人在孩子去世后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少和亲友见面,从社交圈隐退,从老年大学退学,平常生病住院最怕别人问起孩子

在哪里。即使是和同样失独的家庭聚会,大家也很有默契地只谈吃喝,只说天气,孩子永远是他们话题里的禁区。

据了解,目前我市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有3000多户。

“孩子是父母心中的太阳,即使太阳被乌云遮住,人生的航程依然要前行。”在宁波市小棉袄服务社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就像小棉袄成立的宗旨,温暖每一个失独家庭,大家一起抱团走下去。记者 孙美星



开门理城事

如何更好地展示城管执法人员的精神风貌 听3位新任行风监督员怎么说……

“立正!稍息!”3月15日,伴随指导员严广勇嘹亮的口令声,海曙区西门街道西莫家巷一座小院内,一群“城管蓝”一步一动之间,展示着执法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原来,这是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门中队正在开展的一场准军事训练。

“作为西门中队行风监督员,对执法队员们的队容队纪,我们可以从市民百姓的眼光来观察。这或许能对执法队员的形象树立,有不一样的效果。”当日下午1点40分,面向一列列一字排开的执法队员们,新任中队行风监督员姚涛一边观察队员们个人仪容,一边跟严

广勇交流着。

据严广勇介绍,政风行风建设是市综合执法部门接受社会监督并加强工作改进的重要载体。“聘请专业门类、属地区域、任务关联相匹配的一支行风监督员队伍,相当于为日常管理执法增添了润滑剂。”严广勇说,拓展城管与社区联动,提升城管工作形象、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将让执法人员与群众更近一步。

姚涛是西门街道胜丰社区党委书记,也是海曙区人大代表。当日,他与北郊社区党委书记王梓莹、汪弄社区党委副书记陈莺一起接过聘书,成为海曙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门中队行风监督员。

“城管工作其实很辛苦,与大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社区工作深有感触。”王梓莹说,前段时间,北郊社区绿化带因受到踩踏而硬化,最后还是执法中队出手帮助,才圆满解决此事。

“我认为,大家在工作中可以将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的一面展示出来,从而可以树立更加正面的工作形象,让老百姓们多多理解和支持你们的工作。”王梓莹说。

“光在执法工作中贴近群众是不够的,社区管理也是城市管理的一部

分。社区可以充当城管和群众中间的桥梁和纽带,你们参与到社区的工作中来,收集一些居民意见和群众企盼在职能范围内加以解决、改善,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社区治理的大功臣啦。”陈莺建议。

“面对老旧小区片区治理,城管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严广勇表示,与三位优秀社区书记“牵手”,共同促进行风建设,就是想把评判权交给社区、交给群众,让他们当“裁判”,揭短挑刺,并提供意见和建议。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汪伊曼 霍卫国